

WANG SHI

往事

WANG SHI

■ 郭若虚
著

往事

郭若虚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郭若虚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

ISBN 7-5059-3614-X

I. 往… II. 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275 号

书 名	往事
作 者	郭若虚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詹之燕
责任印制	胡元义
版式设计	蒋 燕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4 千字
印 张	7.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614-X/I·2768
定 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1	米 粥
8	跑 返
16	箠 柴
22	胆 量
35	过 年
64	上 学
73	师 父
110	同 学
137	日 记
153	支 教
236	送 信
244	后 记

米 粥

我童年的时候多病。因为在我们家里我是第一个男孩子，全家人都为我忧虑和不安，希望我能够健康起来，长大成人。但谁都没有办法使我摆脱病魔的羁绊。

一九四〇年农历四月八日我出生在湖北省浠水县茅屋咀的一个农民家里。父亲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二。大伯在外做长工，生活的劳累使他的身体入不敷出，正当壮年时一场大病过早地夺去了那可怜的生命。三叔也在外面做长工，三婶身体不好，胃里长了一个大瘤子，不能生育。四叔娶了一个从小失去父母，与弟弟相依为命，靠乞讨为生的四婶，在今天看，是因为缺碘，四婶的脖子很大，一个大瘤子就像一个小气球吊在上面。五叔被抓壮丁，时儿逃回，然后又被抓走，算是家里的匆匆过客。六叔最小，祖父、父亲和叔叔们决心让他读书，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全家十多口人，租种的几亩地就是祖父、四叔和父亲耕种。

我父亲在他二十岁的时候，经祖母牵线，祖母娘家村子的一个老郎中的独生女儿许配给我父亲。这个独生女儿后来就是我的母亲。

老郎中的医术远近闻名，但他有一个倔脾气，给穷人看病可以分文不收，就不愿意给富人看；一生穷愁潦倒，

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留给孤苦伶仃母女的除了两间破屋和一些医书，一点积蓄也没有。

自从母亲许配给父亲后，按照“女婿半边儿”的习俗，外祖父自然把父亲作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开始教父亲读书识字，收父亲为徒弟，传授父亲中医知识，带着父亲到病人家出诊。从小聪敏的父亲，原本没有上过学，由于他发奋好学，几年下来，居然能看懂《内经》，《论语》、《大学》、《中庸》大部分可以背诵下来；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开处方用药按照君、臣、左、使配置，以及诊断的准确，得到了外祖父的高度赏识。外祖父尽其所能，把包括种草药、灸药等诀窍悉数向父亲交底，父亲的文化知识日渐提高，药理知识和临床经验日渐丰富。在家乡附近也算小有名气。

父亲和母亲结婚不几年外祖父就病逝。父亲曾提议把外祖母接到家里，母亲没有同意。母亲认为我们家是个大家，四婶的弟弟在家里，他年轻，可以劳动，而外祖母年纪已大，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在家里吃闲饭怕使我们这个和睦的家造成纠纷。外婆家所在地叫瞿家湾，在我们湾西边离我们家约六七里地，周围群山环抱。外婆的家很破旧，两间低矮的平房孤零零的坐落在山脚下，与湾里的其他人家隔着一个田畈。自从母亲出嫁到郭家，外公中年早逝，外婆孤苦伶仃，走东家，串西家，以讨乞维持生计。她的脚又小，目不识丁，总是在周围一二十里地的村子里走动，冬天天气好或是年关临近，都要出去；一般是早出晚归，到了天暖和了，会走得远一些，有时会在外面过

夜，找一个能避风雨之处打个盹。在她的腿上已经留下了许多被狗咬的伤疤。有一次不小心被狗咬得很厉害，她走着走着实在不行，只好躺在路边痛苦地呻吟，有人发现后，叹息这个老太婆可怜，一面把她背到屋里，一面送信到我家。父亲和几个叔叔抬着凉椅跑了十多里路把外婆抬到我们家，养了半个多月才好。祖父、父亲、叔叔和四婶都劝她不要再出去讨饭，就住在我们家，外婆不听，能下床走路就又回到她那个冷落寒酸的小屋。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一个很能干，很勤奋，个性刚毅的人。在那旧社会只是因为沒有儿子，沒有田地，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但她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肯寄人篱下，靠一只竹篮，一根打狗棍走村串湾乞讨。这种生涯维持到解放初期。

在我出生前，母亲已经养育了六个女儿。有两个姐姐被人家抱去做童养媳，留下来真正活着的只有一个姐姐。由于连续是女孩儿，我家里几乎是所有的人对母亲不能为姓郭的延续香火表现出了一种不满。所以在母亲怀了我以后，家里的人并不以为然，母亲照样承担繁重的家务，参加农业劳动，还要照料已经年迈的她的母亲，无论是精力还是心力都是极度超负荷的。就在我出生的当天，母亲还在水田里插秧。那一天，母亲很不舒服，晚上回到家里肚子疼，祖母赶忙叫四婶把我的叔祖母找来接生，不一会儿我就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当叔祖母喜形于色地大声喊叫“是个男孩儿！”时，已经睡下的祖父、叔叔们一骨碌地爬了起来，他们仿佛是真正看到了郭家的希望，看到了人生

的意义。但一切准备都没有，家里空空如也，为了我的降生付出了心血的母亲，连一杯红糖水也没喝上。

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为了使我不至于夭折，她硬是用牙齿把我的脐带咬断。可怜的母亲，多么盼着自己有个儿子后，能在这个家里挺直起腰杆。她把一切献给了儿子，儿子却永远无法报答她。一九六四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胃癌夺去了她的生命，我再也见不到我那勤劳、正直、无私的母亲。

我作为家里惟一的一个男孩儿，得到了全家人，乃至全湾人的宠爱。听说在我满月到我能行走前，基本上是在大人的怀抱里度过的。到我能吃东西，湾里谁家有好吃的都会把我抱去吃。那些所谓好吃的，无非不就是穷人家难得吃上的肉之类。原以为吃“百家饭”会有助于生长，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过分的娇宠，加上缺少必需的营养，我的体质极差，经不起风吹，一直是病病歪歪，发烧、拉肚子是常事。五岁那年，我得了疟疾，开始是一天一次发作，后来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准时得很。每次发作浑身发冷，然后发烧。持续了半年多才慢慢好起来。疟疾刚好又得了肚子疼的毛病，没有个准头，说疼就疼，反复发作，疼得我在床上打滚。父亲给我吃打虫的中药，拉出的虫子一堆堆，有时还从嘴里往出吐。但肚子疼并没有减轻，再吃药也不管用。那时没有医院一说，无法诊断内部脏器的病变，全家人对我的病在听天由命的同时，也就死马当活马医，能够找来的偏方都差不多用过。比如用丝瓜瓢子煮水喝，用一种又臭又苦的叫作苦子树的果子煮鸡蛋

吃,我成了偏方有效性的验证品;搞得我吃完那些实验性的“药”后,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人瘦得皮包骨头,连头发都掉光了。母亲一见到我疼得打滚,就偷偷地流眼泪。为了营救我脆弱的生命,母亲不辞辛劳,跑到几十里以外求菩萨,并且带回了一包烟灰似的东西,用水冲着要我喝。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年,我已经六岁了。随着春暖花开,到了第二年初夏时节,我的病逐渐好转,就是吃不下饭。我们那里的穷人一般是收获什么就吃什么。初夏正是收获麦子,一天三餐不是小麦粉糊糊,就是大麦米粥,尽管我母亲想方设法为我做面条,但老是吃这些东西,本来胃口就不好,吃下去后就反胃,变成吃什么吐什么,老病刚去,新病又起。

祖父天天问我想吃点什么,他说,只要我想吃,他会想办法去弄,叫我母亲做。我总是无精打采地摇头,不想吃什么,也想不出吃什么。一天祖父又问我,我对他说,想吃米粥。一直是愁眉不展的祖父露出了笑容,像是获得了极高的奖赏,高声呼喊我母亲,“常儿要吃米粥!常儿要吃米粥!”那声音饱含着激动和兴奋。我想,在祖父看来,多少日子没有主动为吃的提出过要求的我,一提到吃只知道摇头的我,终于想要吃东西,这对一个长久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儿童来说,意味着已从悬崖边上转过身来,缓慢地朝生活的大道上迈开脚步。几百个日日夜夜的操心见到了转机,使祖父见到了光明,见到了希望;他的兴奋,他的激动,是发自内心的。

我母亲从外面跑进来,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不测,气喘

吁吁焦急地询问：“常儿怎么了？常儿怎么了！”

在厨房里祖父激动的心情还较平静，连连说：“常儿要吃米粥，好了！太好了！”祖父叫我母亲赶快煮米粥，还吩咐把米先炒一炒，以便好消化。

只听母亲说家里没有大米，只有小麦和大麦，她问祖父：“怎么办？”

一阵沉默。

祖父说：“有一茶盅就行。”

母亲说：“一点也没有。要么我到湾里去借借看。”

祖父说：“他好不容易提出来要吃米粥，一定要想办法借到。”

母亲去借大米，祖父回到我的床边坐下，亲切地对我说，等会儿就可以吃米粥了。

不大会儿母亲回来了，她对祖父说，湾里家家户户都问过，没有哪一家有大米。

祖父霍地站起来，喜笑颜开的脸顿时布满了愁云。当然，我是察觉不出他内心的变化，只是觉着他和母亲遇到了不少麻烦，着急得很。我确实是想吃点大米煮的粥，但看到这个样子，也就不想给祖父和母亲增加负担，于是对祖父说：“我又不想吃米粥。”我的声音很轻，但在祖父和母亲听起来，犹如一声响雷，震撼着他们的心灵，两个人都哭了。我坐在床上，祖父把我抱起来，用他那满是胡子茬的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我已经感觉到有一滴滴的热泪落下。他们能够给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但却不能让我吃一碗大米粥，是何等的伤心，何等的自责！然而，他们

并不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能力比别人的能力差，而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良顷，祖父叫我母亲装两升小麦，说他要到其他村去换。母亲很快就准备好了。祖父背起小口袋，临走前让我等他，便大步流星地踏上寻觅大米的艰苦行程。

暮春的阳光并不强烈。母亲把我抱到室外，用一张靠背椅靠在墙上，铺好被子，让我躺在上面。暖融融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我望着那蓝蓝的天空和那满山野的绿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甜蜜地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我正在喝着那如醇浆般的大米粥，被家里人的讲话声所惊醒。我无力地睁开双眼，看见祖父坐在门槛上，父亲往他的右腿上一边抹药一边说：“您也不带根棍子，让狗咬成这样。”祖父笑了笑说：“没有想到富人家的狗那样凶。还好，把米换回来了。”

后来我知道，祖父为了能让我喝上大米粥，走了二十多里地，到一家有钱人家去换大米，进门时被那家的狗咬伤了腿。祸兮福所至，那家的主人见状，才同意用两升小麦换了一升大米。

		跑	返	
--	--	---	---	--

如今的年轻人，就是在最边远、最贫穷山区的年轻人，大概都无法知道“跑返”二字的含义，当然也就无法体验跑返时的心境。因为这都是发生在解放前的事情。

我不知道“跑返”这一说法仅是在我们家乡特有的表述，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如果只是在我们家乡一带有这种说法，那我毫不谦虚地说，家乡人实在是绝顶的聪明，创造出的这个词汇是如此的形象，如此的生动。

我的家在鄂东大别山脚，说是在山脚，其实距大别山主脉有近四十公里，坐落在绵亘起伏的丘陵之中。我们那儿把村子叫做湾，我们湾的名字叫茅屋咀。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我的长辈们在这里落户时，是何等的艰辛。人生需要度过大部分时间的住房，只能仗着山中的茅草盖起一个窝儿。在我刚刚记事的年龄还能见到用茅草盖的房子。全湾共有两个自然村，各有十多户人家，组成的格局是，在南北相向的两座青山下；一个背靠南山，坐南朝北；一个背靠北山，坐北朝南。两个村子的前面各有一口鱼塘，鱼塘外是一片稻田，紧靠稻田的是一条自西向东的小河蜿蜒穿过。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高大的松树和密密的灌木，最粗的树径要超过一米，人走上山去随处可以藏身。在我童年的时候，山上经常有野猪、狼、豺狗等野兽出没，不时

有一些人家的猪或鸡被咬死，大人们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单独到山上去。小河终年湍流不息，除了雨季山洪暴发流水浑浊发黄，绝大多数时间是清澈见底。我的童年常在河里摸鱼捞虾。河两岸杨柳低垂，有许多小鸟在树上筑起了巢，到了春天，我和伙伴们还会爬到树上捉小鸟。

茅屋咀这样青山绿水的美景一直延续到一九五八年。

茅屋咀地势不险峻，但比较偏僻。她的南面、西面、北面是山连着山，虽不高耸，但都是满目青翠。与她最靠近的村子也在四五里以外。惟有沿着小河向东流去的方向大约两里地的光景，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一头往北，直通近二十里以外临近的一个县，与公路相接；一头往南，与相距五里地以外的一条流向长江的大河相连。大道并不大，以今日的眼光看，也就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小路。

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争的烽火在我们那个山区时燃时灭。作为鄂东革命老区的一部分，国民党的正规军或非正规军不时南来北往的通过那条道路。每当他们经过，拉夫、抢东西，搞得四乡不得安宁。那时没有电话，信息的传递完全靠乡亲们的两条腿。一旦发现了情况，靠近大路住的人就往我们湾这个方向跑，我们湾的人也就跟着跑，藏到山里去。通常男人和小孩都跑掉，而老人和妇女则留在家里。有时风声鹤唳，传来的消息说过路的军队无恶不作，全家便携老扶幼，挑着铺盖和粮食一起逃走。到了夜晚，只要听到远处狗吠声，大人们警觉得很，马上起来，男人们到村外静静地探听，女人们则在家作好跑返的准备；一经证实，迅速往家里跑，抱着孩子，拉着孩子，

或背着孩子，抄起早已打点好的东西从房子的后门上山，躲在山林中窥测动向，有时通宵达旦，直到老人们上山来招呼，说一切平安，大家才返回家中。“跑返”，大概就是在出现了一种能危及生命安全的非常情况下，为了躲避其迫害，首先是跑掉，但跑只是应急措施，最终还会返回来。由躲避到回家这一过程，凝炼为“跑返”。

共产党的新四军在我们家乡一带建立根据地，组织农民闹革命。我三婶的父亲参加了新四军。由于有这一层亲情，叔外祖父少不了会偷偷到我家来看看我的三婶。三婶在娘家排行老大，自从嫁到我们家后同母亲和四婶共同料理家务，如同亲姐妹。过了几年，三婶的肚子慢慢地鼓了起来，全家人十分高兴，都盼着她早早地分娩。她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常常教我唱一些民间小调，还叫我用手抚摩她的肚子，问我：“里面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你喜不喜欢？”我总是非常干脆地答应：“是小弟弟。喜欢。”三婶把我抱在怀里，使劲亲我，激动不已。两年过去了，三婶并没有生孩子，肚子更大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家里的人感到有问题，经过诊断，三婶不是怀孕，而是肚子里长了东西。三婶的病情牵动了许多人，在新四军里搞交通工作的叔外祖父知道后心急如焚，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来到我家，了解女儿的情况。隔墙有耳，时间一长，偷偷地来去也免不了要走漏风声，于是有人向国民党政府告我家“通匪济匪”，我的家便成了国民党政权打击的对象，县衙门的人常常带着几个军警到我家抓人。开始是要我家说出我叔外祖父的行踪，到后来眼

看抓不到叔外祖父，情况就变了，扬言要抓我们家的人。记得一天下午，大概在傍晚时分，我从山上扒完柴回到家里，大人们也都从田畈里回来，突然间，几个荷枪的士兵闯进家中，他们把枪往桌子上一放，声色俱厉地要我们家交人。祖父、妈妈和三婶、四婶在堂屋里周旋，笑脸相迎，端茶倒水；心照不宣的父亲、叔父就带着我姐姐和弟妹们轻轻地打开后门，想逃出去。可是开门一看，在后山上也站着士兵，想从后门跑出去已不可能，父亲和叔叔急得团团转。而我们则睁大了眼睛看着父亲和叔叔，大气也不敢出，挤在房间的一个角落，似乎那里最安全，能够保护我们不受伤害。

堂屋里传来士兵的声音：“老头子，你们家的男人到哪儿去了？”

祖父回答说：“一个在人家帮长工，一个被抓壮丁，当兵去了，还有两个在田里干活儿，没有回来。”

又是士兵的声音：“不要骗我们啦，我们看见他们进屋的。你听着吧，想跑？在后山上我们有人守着。今天见不到人我们是不会走的。”

父亲听到这里皱了一下眉头，小声对我四叔说：“不行，我得出去。你想办法把那隔门搬开，从那儿过到二爷家。”

我们山里人家盖房子都有一个定规，不管你的房子有多大，除了正门外，还开一个后门，同时，在与左右邻居相连的墙上也各要开一个门，为的是一旦有情况可以相互救援或脱身。不过，通往邻居的门在平时是用东西挡起

来，除了湾里的人知晓，外来人是看不出的。父亲所说的二爷是我的二祖父，他是我祖父的哥哥。我的家在村子的最西头，在与二祖父的家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另打了一个小隔断，里面是一个暗房，有一个隐秘的门通往二祖父家，在隔断处一张床把通向暗房的门遮住。

父亲要出去，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只见他用水把头发淋湿，脸上也抹些水，拿了一条湿手巾，强装镇静地跨出房门后，故意弄出脚盆倒水的声音，一面向堂屋走，一面大声问我祖父：“来人了？”只听见祖父说了一声：“你——”就没有下文。我们在房里可以想象祖父当时的惶恐、不安的心情。

士兵的声音：“到底还是出来了。跑不掉吧。”那语气是多么的自信。“对你说，你们家有后门我们知道，你们回到家里有人向我们报告了。我们奉了上司的命令，今天等不着，就等到明天，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好了，我们可以交差。一起到县里去吧。”

父亲说：“我是在洗澡，不晓得有人来。天已经黑了，是不是明天再去。”

士兵说：“弟兄们走了一天，也累了，也饿了，就明天走吧。你得放老实一点，莫想跑掉。给做点吃的！”

父亲连声说：“好，好。”他提出去打酒，遭到士兵的反对。“想溜？不行。你不能出去。”

又听见父亲的声音。他要我祖父到塘里打几条鱼。士兵接着说：“杀两只鸡。”父亲只好叫我母亲去杀鸡，叫我四婶去打酒。母亲好像是向父亲哀求：“我这鸡正在下

蛋。”父亲不理睬，声音很高：“还不快去！”我知道家里养的鸡就是靠它下蛋买点灯油，买盐，家里人除了过年，平常是不杀鸡的，母亲实在是舍不得。

一切安排妥当后，父亲故意提高了嗓门和士兵们说话。他害怕我们搬东西发出声响，想以此掩护我们。

我四叔是我父辈中见过世面最少、胆子最小的一个，父亲出去后他吓得浑身发抖，竟不知道搬动床。我们见他那个样子，差一点都吓哭了。母亲从鸡笼抓出两只鸡，进厨房借烧水之机走到我们房间的门口，向四叔打了打手势，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四叔好像无动于衷。水已经烧开，母亲拎着杀好的鸡，再一次走到房门口打手势，她把脚盆放在厨房进门处，和三婶堵在那儿拔鸡毛。这时，从二祖父那边传来了细微的呼叫声，一听是我四婶的声音，她借打酒之机，溜进二祖父的家，招呼我们赶快行动。四叔仿佛从梦中醒来，哆哆嗦嗦地把床慢慢移开，等我们都进了暗屋里，四叔从暗屋的一侧又轻轻把床复位，我们从二祖父家过到另一家。当暮色浓浓时，在四叔的带领下，慌慌张张地跑进后山，又走了四五里地，到了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山中小村才停了下来，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深夜，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见到父亲在身边。据他说，几个士兵吃饱喝足后，都有点迷迷糊糊，他趁他们不注意，也从那间暗屋里跑了出来。我的亲戚家是我们平时跑返的落脚点，父亲知道我们会在这里。父亲说，这次的势头不一样，现在这个地方不能久呆，要我们赶快穿好衣服，连夜逃到二十多里路以外的一个叫月山的深山里去，到我二